

焦

氏

筆

乘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紉老子老子亦紉儒學紉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紉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

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  
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  
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  
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  
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  
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  
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  
之寶劔扶盲眼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  
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  
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  
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  
何孔子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  
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  
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

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氏  
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目中國之人世寶  
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捨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  
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  
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  
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  
有裔夏寶無裔夏也况裔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  
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達者可爲

一塚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  
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  
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  
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  
也况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  
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  
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  
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

魚印筆集 卷之二  
三  
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  
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  
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  
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  
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  
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  
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  
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  
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  
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  
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  
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  
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  
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



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

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巖問馮山西來意馮山曰  
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有悟  
始禮謝馮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  
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  
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  
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  
經頌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  
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  
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卽是仁却不肯自信  
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卽  
是知却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  
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  
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  
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  
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  
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  
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  
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  
以與此

世人不識真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  
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  
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  
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  
迷有沒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清淨真  
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  
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  
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真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  
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撓  
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  
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清明釋  
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

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德本空動止本一由吾目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  
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  
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  
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  
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  
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  
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

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  
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  
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  
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脩爲曰無始以來無脩  
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  
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  
何了



起信論云脩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  
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  
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  
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  
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  
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  
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  
念予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

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  
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  
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  
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在何處  
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歿  
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  
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  
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  
住何處學者如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

有日身身 卷之二 九  
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  
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  
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灰由觀塵  
相生滅相盡卽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  
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  
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  
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  
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

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  
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  
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  
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  
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  
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  
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  
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  
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  
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真未忘  
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  
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  
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  
也

余論真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

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卽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真性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歿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覩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

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  
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  
無忻怨故但證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  
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  
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  
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  
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  
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

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

問悟真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卽得無疑曰旣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厝力普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



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汙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脩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槌甃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竝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真真無自相從

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真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灑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無方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

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現三世事物  
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  
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  
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  
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  
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  
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  
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

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卽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卽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真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

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卽  
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性離見卽是徧照  
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動卽是真識無有自  
性卽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卽是常樂我淨  
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卽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  
所少卽此一心更無所念卽是滿足準此離一切  
相卽如來藏卽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  
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真知無念之理

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一法苟  
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  
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  
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  
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  
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  
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

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  
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  
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歿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  
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  
一情冥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慈女土偶呪  
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  
奧祛後學之疑今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



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  
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者自有之無  
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  
情冥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蜚射影能  
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  
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  
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  
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

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  
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  
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  
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  
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  
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蔚然蔚然在大化中  
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噫此  
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

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  
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  
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  
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  
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  
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  
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  
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

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  
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  
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  
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卽是菩提  
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無方便波羅密者爲方便  
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不堪聞也所以者何有  
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  
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  
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

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撮  
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  
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  
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  
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  
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  
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  
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

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  
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  
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  
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  
既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恒一余  
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  
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  
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

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愍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卽墮凡

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着愛憎領納讚毀之言  
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卽同小乘之心此有三  
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  
由空卽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  
色卽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  
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  
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  
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



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卽是度衆生又了念卽空  
無有起處卽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  
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  
此興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  
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  
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  
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  
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真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

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  
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  
無自性爲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宴  
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真趣華  
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  
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  
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  
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

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  
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  
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  
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  
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  
切作處卽無作處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  
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卽人法  
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  
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歿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

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  
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  
遠離憂悔於生歿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  
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  
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  
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  
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禿魄我獨燕處超然卽  
謂爲神變奚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  
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  
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  
約爲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  
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  
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  
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  
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

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  
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卽於比處有無我  
離取着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  
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  
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  
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  
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  
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

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卽  
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  
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真卽成  
智用如大海無風境界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  
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畱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  
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  
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  
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



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依他悟真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歿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歿成涅槃迷真實性有卽涅槃成生歿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卽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

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做以入真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着  
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  
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  
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  
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  
成疾醫不能療瑱善書嬾人殷禱善寫人面瑱畫

王寵姬而使禱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  
是固宜歿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旣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  
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不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  
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  
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蟲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  
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  
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

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

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日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  
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  
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日目  
前無物是真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  
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  
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

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學者不知  
靜爲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  
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  
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竒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  
之人自不敢干此竒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  
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  
來相干耶

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

摸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易古  
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  
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  
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之龍女謂智  
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  
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  
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  
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已乃又言克已何耶蓋未悟

者當爲已知已矣又當克已余曰克已所以爲已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支始經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旣未躋其裁佞佛者又第啜其醜執着名相



違戾真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  
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  
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  
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  
轉更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  
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畧舉數  
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

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真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者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  
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  
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  
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貢高心接  
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法  
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  
達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  
致茲得失

智巖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歿之際晁太傅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旣成卽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

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